

# 文爾達與進化論生物

仲立



Charles R. Darwin

1809—1882

(續上期)

達氏非常歡喜，他用孩子似的高興口氣，告訴朋友，認為是他的苦功和觀察力，加上一點運氣而獲得成功的。

六二歲時，達氏出版「人類之苗裔」，次年出版「人類與動物情緒之表現」。六六歲出版「食虫植物」，次年出版「異花受精與自花受精」。七一歲出版「植物轉成動物的能力」，七二歲出版「蚯蚓活動形成的土壤」，七三歲出版「人類和動物的表情」，這是他最後的傑作。

## 信上帝——

### 保持開明見解

很多人來信，相替而殘酷的問他上帝的問題，他總是帶着憂愁的口氣回答「不知道」，他是一個最不受干涉別人信仰的人。

對於他所不知道的，從不肯輕易下斷語。他與孔子有同

一開明的見解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達氏的妻篤信上帝，看到丈夫接到這許多無禮的信件，她迷惑的問：「你究竟怎樣冒犯了他們的上帝呢？」

達氏無法回答這個問題。他是劍橋大學神學院的神學士，他只是毀滅了一種不科學的傳說，並未觸犯上帝。他只是認為上帝是不會創造萬物的。他是信神的，但不信神會創造萬物。他與世人之間，就是這一點不同。

一個人的信仰，被人攻擊得如此厲害，無過於他。但這些無理性的攻擊，水落石出，終於消沉下去。

達爾文的聲名，反充滿了全世界。他的身上堆滿着尊榮，而不是譏諷與責罵。

## 獲榮譽——

### 劍橋大學受獎

一八七七（六九歲）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從未發給榮譽獎的劍橋大學擠滿了人，都來看這位五十年前在此讀過書的老學生——達爾文，一個身材高大，禿頭、滿面白鬍子，披着紅大褂的老人，歡呼聲充滿着屋子。樓廳上的學生，將一隻大猴子丟在樓下學生的頭上，作為一種象徵性的表示，歡笑聲鬧成一片。在他旁邊的妻子，也分享得一分光榮。

此後達氏常在病中，關於

蚯蚓的工作也完成了。只把一些需要長期研究的問題，留給後人。兒子們都已結婚，生平之願已了，可和妻子白頭到老。

一八八二年，春天又降臨到英國，四月十七日那天，達氏走到菜園中，看看正在開展綠色的嫩芽。兩天之後的下午四時，在兒女的扶持下與世長辭了。笑着說一句最後的話：「你們是我最好的看護。」

## 論前人——

### 身後自有公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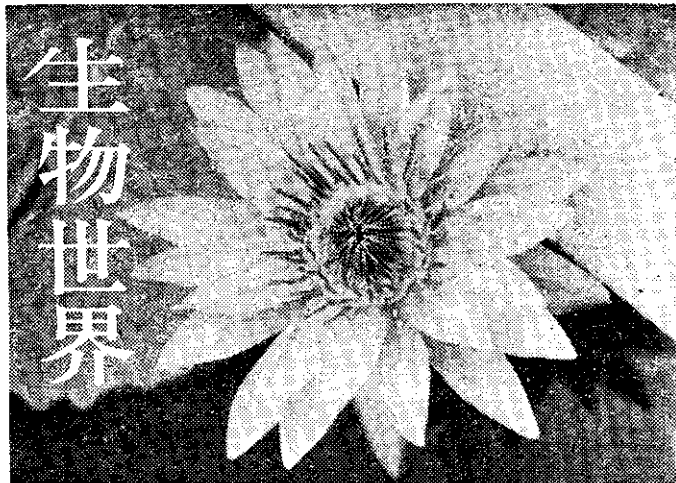
自從進化論出版後，更有許多書籍討論進化論和達氏本人，給予世人很多的教育性的啓示。

例如羅溫勃博士生的動敘述，達氏華氏完全巧合的故事。當目前很多學者，常常不擇手段，爭取榮譽，及搶先出版書籍的時候，這兩位偉大的生

物學家，在高尚的科學傳統中，所表現的禮讓精神，與討論問題時的愉快方式，是值得記載並表揚的。

其次，是達氏的外孫女諾拉巴羅所編的，達爾文自傳附錄。有關宗教信仰的達氏手稿和信件中，達氏坦白的敘述他的不可知論的態度，與他不迷信教義的態度，由於他了解它們甚深。然而他承認自己是一個有神論者，主要是因為他難以相信，這個宇宙是「盲目機會造成的」。

筆者深信：達爾文是個深信上帝的信徒，但他不認為上



帝會創造萬物。

有神論與神創造萬物是兩回事，一般人却將這兩回事攪在一起，責罵達氏為無神論者，那是不公平的。

「上帝創造萬物」之說，是一些人杜造出來，或是未經小心證實的「大胆假設」，「不知以爲知」的孔聖人也是不肯承認的。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。「敬神如神在」，達氏都具有這種精神。

在赫莫法著「達爾文革命

」一書中說：「達爾文並不是在加拉巴哥島時，即已相信進化的事實。自從加拉巴島回國後，他閱讀了許多書籍，並開始審慎的考慮他經年觀察的結果。第二年才將他那本著名的著述公開。」

說到加拉巴哥羣島啓發達氏的化思想，甘因(Philip Cane)却說了一句深有意義的話。他說：「如果達氏遲到現在才去加拉巴哥羣島，那對他的物競天演學說研究是毫無幫

助的。因為那些巨大的龜類和猿猴已經絕跡，希有的草木和奇特的飛禽也已消失。

現在加拉巴哥羣島已經變爲空軍基地，噴射機終日不停的狂叫，淹沒了昔日達爾文所聽到的禽鳴獸吼。現代人已澈底破壞了啓發智識有價值的大自然。

### 新思想——

影响既深且遠

達爾文學派與反達爾文派

## 美國的養殖漁業

設在阿肯色州斯特哥地方，美國聯邦漁業試驗所，協助居民發展養殖漁業，目前飼養鮭魚爲主。上：放養前清除蛙、龜，因爲它們爭食飼料傷害魚苗。中：捕獲供試驗用的鮭魚。下：經常檢查魚的發育及健康情形。(IPS Photo Bulletin 97)

間，有長期的論戰。科學家們也並非立即或一致的接受這些新思想。

有些人能像赫胥黎那樣熱烈的歡迎它。但像影响達爾文極深的萊爾，却改變得很慢，且經過痛苦的奮鬥後才予以接受。亞加西斯却始終強烈的反對此學說。

達爾文學說對於政治思想與社會思想的影响極爲深遠，被人加以不同的解釋。

達爾文革命，仍在進行。

今日在物理學與宇宙論方面的偉大發現，使我們對於宇宙的研究，比一世紀前的表面爭執，要深遠淵博得多了。

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時代畢竟是在繼續不斷的前進中。後來者居上，是必然的。

(本文資料采自 G. Wilson. 吉松虎暢、張建華、莊震寬、慕泊、婁摩火、汪仲立諸人的著作)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